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中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参考书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顾 问

陈荒煤

主 编

郭志刚 郝 榕 谢中征

编 委 会 成 员

冯 刚	曲本陆	刘延年	刘锡庆	刘建勋
孙志强	李 决	吴肇荣	陈 娟	陈美兰
屈桂云	郝 榕	胡若定	章子仲	郭志刚
谢中征	董 建	魏秀琴		

责任编辑：葛志超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Zuopin Xu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 字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40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 插页 2

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100

ISBN 7-02-000714-7/I·715 定价 3.30 元

目 次

长 篇 小 说

保卫延安(节选)	杜鹏程(1)
创业史(节选)	柳 青(19)
红旗谱(节选)	梁 斌(33)
红 岩(节选)	罗广斌 杨益言(54)
青春之歌(节选)	杨 沫(70)
李自成(节选)	姚雪垠(83)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节选)	周克芹(124)
黄河东流去(节选)	李 准(155)
沉重的翅膀(节选)	张 洁(175)
芙蓉镇(节选)	古 华(202)
钟鼓楼(节选)	刘心武(241)

戏 剧 剧 本

茶 馆(节选)	老 舍(288)
关汉卿(节选)	田 汉(305)
洪湖赤卫队(节选)	湖北省实验歌剧团(319)
布谷鸟又叫了(节选)	杨履方(334)
十五贯(节选)	陈思执笔(361)
陈毅市长(节选)	沙叶新(383)
丹心谱(节选)	苏叔阳(395)

电 影 剧 本

林则徐(节选)	叶 元 吕 岩(411)
红色娘子军(节选)	梁 信(439)
巴山夜雨(节选)	叶 楠(471)
祝 福	夏 衍(506)

保卫延安(节选)

杜鹏程

三

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过。城东的宝塔山上有雄伟的九级宝塔,城东北的清涼山上有万佛洞和四季长青的松柏。在这些名山、宝塔的映衬下,延安城显得格外庄严、美丽。

延安,这个挨长城靠黄河的古城,象井冈山和瑞金一样万古不朽。在那狂风暴雨的年头,有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是跟延安的名字联系在一块的。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往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在延安城边的延河畔,住了十来年。

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延安,延安就成了中国的心脏,成了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成了胜利的发源地。

芦沟桥上炮声响了,祖国在血跟大火中飘摇。千千万万的人,象潮水一样流向延安,寻求救国的道理。

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抚养了这千千万万的人,并给了他们制胜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靠着这制胜的武器,才坚持了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强盗。

日本强盗垮台了,美国强盗又来了。美国强盗,指挥蒋介石烧起了内战的大火。

党中央和毛主席又在延安,指导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

走狗蒋介石进行猛烈的斗争。

这时光是：“中国人顶的一块天，北边明来南边暗。”但是，在黑暗中受苦受难的人，时常听见党中央和毛主席从延安发出雄伟坚强的声音。这声音，划破黑暗的天空，照亮了生活跟斗争的道路。

党中央和毛主席住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就成了圣洁的乐园，人们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往年，秋田下来，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劳动英雄、农民代表，就拿上瓜果菜蔬，到延安给毛主席报告丰收的喜讯。毛主席和工人、农民，常常在这山青水秀的地方，谈论生产方法跟收成的好坏。毛主席也常常在清朗朗的延河边散步，思考中国人民的现在跟将来。

毛主席住的窑洞对面的山头上，一早一晚就漫过牛群、羊群。农民和牧人常常望着毛主席那窑洞的窗子，唱着歌颂自己伟大领袖的曲调。

毛主席在那青山绿水间的窑洞中，为中国人民解放进行了伟大的工作。毛主席在那朴素的住宅中，写出了许多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著作。

夏秋交接的季节，是陕北最好的时日。早晨大雾罩着延安，罩着延安城周围的山川和流水，几十步远，就什么也看不清。雾气里，牲口的铃铛声怪中听地响着，报告一天劳动的开始。远处，雾气罩着的山头上，有人唱起了“信天游”。这朴实优美的歌声，是在歌唱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功劳，歌唱劳动的愉快，歌唱美好的生活，歌唱幸福的爱情。红艳艳的太阳光照射在宝塔山尖上的时光，雾气象幕布一样拉开了，延安城渐渐地显在太阳光里。城周围的山坡上、沟渠里，一片一片的人在听课，在讨论学习中的疑难。

肥实的山羊绵羊，在山坡上追逐跳蹦。放羊娃，坐在长着野花的山头上，吹起了梅笛儿。满山的谷子、高粱，随风摇摆。川道里

的果树林边，坐着的老年人，边捻毛线边哼小曲。有时候，谁家的姑娘，牵着一头牛或是一对对的绵羊在河边饮水。她一边摩着自己的家畜，一边呆呆地看宝塔倒在河里的影子；那塔影随着水的波纹在抖动哩。

太阳落山时光，延安是一片欢乐的歌声。青年们在延安城边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有的人，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窑洞下边散步。

延河边成群的萤火虫飞窜开来的时光，延安又沉入广阔深刻的思想里了。

夜里，延安城四面的山上，一层层窑洞的窗子上，一排排的灯光闪亮。你站在延安城向四面山上望去，直觉得四面都是万丈高楼。在那万千个闪光发亮的窗子里，人们正用全部精力工作学习，思索真理。最重要的是，在这万千闪亮的窗子里，有毛主席和他的战友的一些窗子。在这样的夜晚，兴许，毛主席和他的战友正在那灯光下，思考全中国，思考全世界哩。

天上有晶亮的星星，地下有朗朗的流水声。民主圣地——延安的夜晚，该多美啊！

可是，如今——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夜里，空旷的延安城躺在寒森森的黑暗里。城南、城北，被敌人飞机轰炸倒的房子，已经烧了好几天，房屋的木料早烧光了，晚上只有点点火星在天空飘飞。街上除了准备最后撤退的治安工作人员和一群群由青年农民组成的自卫军以外，机关工作人员、学生、老百姓，撤退得连一个也不见了。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往日四面山上的万盏灯光也不见了，只有延河的水还照常不息地向东流去。

十八日后半夜，有很多西北野战军的队伍，从延安南川涌上来。他们是才从南线撤退下来的。一道道的手电光，划破了无边的黑暗。战士们趁着手电光，看那城墙上、石崖上写着的字：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我们要把蒋胡匪军埋葬在延安！”

“民主圣地延安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回到延安来！”

.....

战士们默默不语地行进着。他们的脚步是沉重而缓慢的，仿佛他们有意放慢脚步，在这延安城里多走一阵。部队行列中，有时传出了一些悲愤而短促的叹息声。有一个战士，身上还有火药味，头上绑着绷带，绷带上渗出了血。他边走边用手摸延安的城墙。有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要求他的战友，停住脚步，放下担架，给他揭开被子，他要看一看延安。从他说话的声音听来，他象是刚刚从昏迷状态里苏醒过来。

部队穿过延安城，分成两股：一股顺延安西川流去了，一股顺延安东川流去了。

延安北门外，王家坪村边，站着许多威严的哨兵。王家坪沟口那片桃树林子跟前，有许多军事机关的人员，在等候出发命令。他们，有的人站在马匹和文件驮子旁边，有的在桃树林里来回走动，有的坐在桃树下的石桌旁边低声谈话。

桃树枝快吐绿芽了，喷出香味，带来春天的气息。一个小通讯员，折下一节桃枝放在鼻子下边闻着。

王家坪半山坡一个窑洞的窗子，让灯光染成淡红色。沟口等着出发命令的人，不停地望着那个窗子。

远处传来一阵阵沉重的爆炸声和机关枪的响声。

突然，有六个骑马的人，从延安南川上来，穿过延安城出了北门，向右首一拐，催马蹿过延河。他们下了马，其中有两个人把马交给别人，穿过桃树林，向王家坪的山坡上走去。

两个骑乘通讯员，拉着马在河边来回踱。两个干部模样的军

人，一人点起一支烟，站在河边。他们不停地望着王家坪半山坡那闪亮的窗子。

“天快明了。天明敌人就可能到延安。可是彭副总司令还在这里！”这人转身问身后的人：“咱们旅长、政治委员去见彭总，时间该不会长吧！”

“怎么会长？这是什么时候呀！”

两个干部好一阵工夫都默默不语，象是各人都集中注意力，在看自己手指中间那红星星的烟头。其中一个人粗粗地出了一口气，象是很恼火。

“我们在延安以南和西南抗击了这几天，是够敌人呛的！”

“我们的战士是很英勇啊！南线，胡宗南向我们进攻的兵力，有十四五万。我们一共五千人，就抗击了七天，杀伤敌人五千多，又打死了四十八旅旅长何奇。不过，最关紧要的还是我们抗击部队争取了时间，掩护了党中央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群众安全转移。就这一下，便敲碎了敌人企图突然袭击延安、打击我们党中央的阴谋。”

“我们打是打得很好，但是还要撤退……有什么办法？战争需要这样嘛……再过两三个钟头，延安就可能落到敌人手里！这无论如何是让人难受的！”这位军人用手轻轻地搅着河水，独自说：“唉！延河啊，延河……”

他们不由得眼光就转向左前方的山岭——党中央和毛主席住过的杨家岭和枣园村。其中一个人说：

“我们中央机关和毛主席，大概撤退到延安北边什么地方了！”

“现在，我们能最后再去看看杨家岭和枣园村，——”

“嗨，灯光！”

他们正前方王家坪的山根下，在桃树林的跟前，有灯光闪亮：一盞，两盞，三盞……。

天地间是黑漆漆的一片。河两岸是黑糊糊的大山。远处，闷声闷气的爆炸声滚过天空，空气中还有硝烟味。沉默的延安城，象在思索着马上就要来到的灾难。可是在这样情景下，人们看见了灯光，那样明亮的灯光。这景象，让人想起茫茫的大海里，有一艘挂着桅灯的轮船，在狂风暴雨的黑夜里乘风破浪，按照航线，向它的目的地驶驰。

灯光，从这几个军人面前二十多公尺远的地方闪过去了。他们看清了：那是一条长长的队伍行列。行列前头，有人提着几盏马灯。行列中间是驮电台、文件、行李的骡马；最后边走着的人象是战斗部队。

这一支队伍的出现，给延安城周围带来非常严肃的气氛。他们走得很慢很整齐。人们可以听见镇静的脚步声，夹着延河的流水声；兵器轻微的撞击声，战马的铁掌声。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象是边走边望延安城。

站在河边的这几个军人，注视着灯光和人影，不声不吭。他们身边的战马，扬起头竖起耳朵，也象是在听什么动静。突然，这几位军人心情快活，精神焕发。他们那因我军要从延安撤退而悲愤的心情完全消失了。仿佛，他们现在不是要从这座伟大的山城撤退，而是刚收复了这庄严的圣地。

他们望着那明亮的灯光和那队伍行列经过清凉山下，向延安东川飞机场和桥儿沟那个方向，缓缓地移去。

那两个去见彭总的军人，从山坡下来向河边走来。

河边站着两个干部，向前跑了几步，问：“旅长，你见彭总了吗？他说什么啦？”

“彭总说，党中央的指示是非常英明的，我们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咯；我们放弃延安，敌人就把包袱背上咯。他还说，不要急躁，打仗的机会多得很，敌人永远占不到我们的便宜，他们是要倒

楣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还是如此。”

“旅长，彭总也很气愤吧？”

站在旅长身后的那位旅政治委员说：“看不出来。彭总倒是给我们叮咛：要谨慎；要懂得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阵地，一点一滴地积蓄自己的力量道理。彭总说，毛主席一再指示：延安是要保的，因为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列主义，培养了干部，领导了中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延安。但是延安又不可保，因为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军队，有飞机、坦克、大炮，我们只有两万多人，靠的是小米加步枪，这就决定了不可能一下子把几十万敌人消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是很明白的道理。那种不顾自己力量硬要拚命蛮干的想法，是不对头的！”

那位旅长坐在一块石头上，望着黑乌乌的延安城，说：“党中央让我们主力部队在延安东北六七十里的青化砭地区集结待命；另外，又派一小股部队朝延安西北的安塞川方向，节节后退，诱击敌人，迷惑敌人，以便我们主力部队相机打击他。看来，我们是给胡宗南把什么都安排好啦。我临走的时候，彭总对我说：敌人到延安扑一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是什么也捞不到。但是敌人因为占领延安，一定非常狂妄骄傲，轻视我军。他们除了拿部分兵力固守延安和保护补给线以外，主力部队必然寻找我军进行决战。我们在延安西北地区诱击敌人的部队，就是要迎合敌人找我主力部队决战的心理，让敌人先到安塞县一带再扑一次空，挫挫敌人的锐气。”

那位旅政治委员说：“党中央指挥我们向东，指挥敌人向西，不仅是让敌人再次扑空挫敌人锐气，而且为了使敌人发生过失。我军以逸待劳，利用他的过失……”他左手在空中一抡，“往后的事，就看你们这些打手了。”他回头望望王家坪半山坡上那透露出灯光

的窗子，说：“彭总马上就要离开延安。”

远处的炮弹爆炸声越来越近，空气在波动着。天快明啦，夜，更深也更黑啦。

通讯员们，把几匹马拉来。那位旅长扳住马鞍子，说：“同志们，走啊！敌人右兵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到延安以南的七里铺咯！”

干部们和通讯员们翻身上马。

那位旅长勒住马，四下里看。他看毛主席住过的枣园村，看党中央住过的杨家岭，看朱总司令住过的王家坪，看庄严的延安城。黑雾雾的，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还要多看一看。多会再回来呢？他声音沙哑地说：“刚才从这里过去一支部队吗？对。那就是我们毛主席带领的中央机关！”

那两位干部连忙问：“什么？旅长！什么？我们党中央才离开延安？不会吧！”

“我们毛主席才离开延安？旅长……为什么？”

那位旅长喉咙里涌起激愤和沉痛。他说：“同志们……不要再问！我说不上来……走！”他双腿猛磕马肚子，马跑开了。其他五匹马也跟上跑开了。他们，顺着毛主席和中央机关人员刚才走过的那条路，向东驰去。急奔的马蹄声，给延安城的黑夜，更添了一层紧张战争气氛。

那六匹马跑去两个钟头以后，敌人的炮弹，就在延安城冲起黑烟柱。延安升腾起大火。这灾难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四

我军刚从山西赶来的这个纵队，在甘谷驿镇以西的山沟里，集结待命。

三月十九日断黑，团部的骑兵通讯员王少新，从前沟跑上来。

他经过第一营驻地的时候，几个认识他的战士拦住问：“少新，干什么去？”

王少新勒住马，说：“到旅政治部拿报纸去！”

战士们问：“有什么消息？”

“听说敌人进了……延安……还有什么来……反正我说不上来！”

战士们脸色唰地变了，都拥到王少新跟前，问：“你这倒楣的家伙，延安到底怎么样？”

王少新又急又气，说：“真是逼住哑巴要说话。我又不是司令员，哪里会知道很多事！”

他猛扯马缰绳，双腿猛磕马肚子，马象疯了一样，顺沟飞去了。狂奔的马蹄磕碰冰冻的土地，就象磕碰着战士们的心。这偏僻的山沟，弥漫着沉重的悲痛气息！

“延安……放弃了？……”这震惊人的消息风一样快地传遍各连队。战士们都在焦灼地议论。有的战士说，这些风言风语不凭信，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延安，就能松松活活让敌人占了？有的说，我们是来保卫延安的，八字没见一撇，延安就能放弃？不会，一万个不会。眨眼工夫，这个消息又传得走了样。有的战士说，敌人确实打到了延安城边，但是还没进城。有的说，有一股敌人冲进延安，又被我军反击出去了。有的说，放弃延安的消息是特务造的谣，那个特务让纵队保卫部捆起来了。……

尽管战士们按自己的想法，把这个消息作了各种各样的修改，尽管战士们坚决不相信延安会放弃，可是大伙的心上都坠上了一块大石头。第一连炊事班做完晚饭，剩了大半锅！

夜里，刮起了大风。大风吹熄了星星月亮，扯起满天黑云彩。远处传来的爆炸声，有时候很清晰，有时候又很模糊。

第一连举行军人大会。战士们在河边一个小场子里，方方整

整地坐了一片。往天开会前，大伙亲亲密密挤在一块，低声地开玩笑，亲切地骂着。有的战士，还趁开会前的空子，顺便念几段自己编的“快板”、“练子嘴”。各排互相拉着唱歌子。有时候，大伙还欢迎某一个战士出来，唱一段小调呀，地方戏呀！常常在这样场合，大伙会听到全国各地的曲调跟民歌，可够热闹红火。现在呢，大伙都紧张严肃地坐着，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实在太闷气，文化教员走出队列，指挥大家唱歌子。战士们放开嗓子唱。

中国的高山峻岭一心要抬头
中国的长江大河一心要奔流
中华民族一心要独立
中国人民一心要自由
我们一心跟着毛泽东奋斗
昨天我们打垮了日寇
今天我们要消灭那美国的走狗
胜利胜利再胜利
奋斗奋斗再奋斗

战士们把这个歌子唱一遍又一遍，直到值星排长宣布开会，才煞住歌声。

第一营教导员张培站在队列旁边。周大勇靠一棵树干站着，低着头，一只手插在皮带上，一只手捂在前额上。

周大勇说：“教导员！我们指导员到团政治处去开会，过一会才能回来，不等他了，你先讲吧！”

“你讲吧，我不一定讲。”

周大勇这个小伙子是性情爽快的人，着实说，他不晓得犯愁是什么味道。他平时开言动语嗓门总是宏亮的，可是目下讲话开头说了声：“同志们……”喉咙里就憋了一团东西。他看不见战士们，

听不见风吼声，也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停了一两分钟，直到教导员提醒他，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我军退出延安……”

战士们象听到什么命令一样，哗地一齐站起来。

五六分钟的时光，讲话、听话的人，都不作声。大伙都轻轻地短促地呼吸着，象是只要有一人开口，或有人咳嗽一声，就有什么好大的东西要猛烈爆炸。

一阵阵的大风，沉重地滚过山头、沟渠呜呜地吼叫着。风沙漫天，天昏地暗。

猛然，一个战士打破让人耐不住的闷气，问：“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的延安……可真的……说呀，连长！”

会场鸦雀无声，战士们呼赤呼赤地出气，心脏孔咚孔咚地跳动象擂鼓一样响。他们都两眼发黑，脑子里轰轰作响，脚下的土地象春天的雪在溶化着。

周大勇也象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脑子里乱成一片。他觉得，好象有谁用铁锤敲着他热腾腾的心。滚热的眼泪，忽撒撒地落下来！

有人低声哭了！眨眼工夫，全场人都恸哭起来。有的战士还跺脚，抽噎着哭。眼泪滴在手上、胸脯上、冰冷的枪托上！

张培看周大勇讲不下去，他走到战士们面前。要说话，可是好一阵也说不出话。他寻思：人民解放战争打了八个多月，难道我们放弃的地方少吗？有许多战士亲眼看见自己的家乡放弃了，可是谁淌过一滴泪呢？自己参加人民军队十年开外，也没见过战士们这样哭过！……今天上午旅长把我们退出延安的意义讲得多详尽啊！是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一切早都规划好咯。我们主动撤出延安，诱敌深入。这样，一方面便于我们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一方面使西北战场成为一个战略钳制区，拖住敌人几十万机动兵力。……从全国跟西北战场的情况来看，这些办法都蛮好。是的，

我军退出延安是为了保卫延安；退出延安是为了打到西安，打到南京。是的，这一股妖风是猛烈的，但是它刮不了好久。

张培一清二楚地知道我军退出延安的目的和意义，可是这一刻他和战士们一样，眼里滚着泪花子。他声音抖动地说：“同志们，坐下！同志们，我们确实退出延安了……今天是三月十九号，我们永远会记住……”

战士马长胜站起来，喊：“报告！……延安是我们的……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延安……党中央……毛主席……”他用拳头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膛，象是胸膛里有什么东西要爆炸似的。

张培抑制着自己涌动的感情，强忍住眼泪，说：“同志们，党中央安全地撤离延安。同志们放心，旅首长传达说：毛主席还继续在陕北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并亲自指挥我们；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二班长马全有猛地站起来，喊：“报告！教导员，我说一句话。我……我们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没日没夜从山西赶来，赶来……赶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保卫延安……如今……我们算什么共产党员呢？算什么革命战士？”

一个战士喊：“教导员！为了我们毛主席……下命令呀！去拚，去跟敌人拚呀！”

战士们雷一样的声音爆炸开来：

“拚呀！拚呀！”

“我们豁出来咯！拚呀！”

“拚……拚……拚……”

“为党中央……我们……去收复延安……去……去……”

“为毛主席……”

“去呀！……去呀……”